

在陪读的过程中,有孩子感受到了更多的压力。但哪怕再逆反的孩子,都特别明白,愿意陪读的妈妈,有着无可取代的亲密和温暖——

# 我是一位陪读妈妈

台传媒记者卢珍珍/摄

## 隐藏的群体

晚上9点前后,台州市第一中学门口,陆续停满了接送孩子的车辆。

40分钟后,自习结束的高三学生走出校园。他们沿着人行道走着,部分人钻进父母的车里回家,也有部分人走过天桥,走进马路对面的陶王北苑,消失在黑夜中。

陶王北苑,这个距离台州市第一中学步行不到10分钟的小区,是很多高三学生在外租房的首选之地。

到了高三,在外租房似乎成了一种风气。有人想延迟睡眠,多刷几个小时的题;有人想逃避晨跑,避开食堂里吃早饭的人潮;有人想有独立的空间;也有人只是为了跟风。

在这个租房群体背后,还有一个被忽视的群体:陪读妈妈。

受家庭传统分工影响,妈妈是陪读家庭中主要承担责任的一方,是陪读大军中的主力。她们中也分全职陪读和非全职陪读,阶段性陪读(以初三和高三为主)和全程陪读(从小学到高中)。

去年下半年,经过协商,路桥44岁的林晓(化名),接受了女儿的提议,从高二开始,她们在陶王北苑租房。

自此,林晓成了一名陪读妈妈。

每天早上6点,林晓准时起床做早饭。6点10分,她敲门叫醒女儿。6点40分左右,女儿吃好早饭去学校,林晓则要开车40分钟左右,到路桥一家医院上班。下午5点下班后,林晓回到椒江,直到女儿夜自习下课,她们才有短暂的交流。

“我女儿是过敏体质,过敏严重时,她心跳会加快,也会影响内分泌,影响睡眠。”在外租房后,林晓更能照顾到女儿的饮食均衡。女儿对牛奶过敏,林晓会注重她的蛋白质补充。从初中开始,女儿在校吃的每顿午餐,都是林晓当天提前准备好的便当。

林晓租在小区立地房的二楼,在她楼上,住着一个从小学一直陪读到初中的妈妈。在林晓所住楼房的斜对面,还住着她的同事,也是陪

读家庭。

“很多陪读妈妈白天都上班去了,平时你都见不到,她们真的辛苦。”黄岩的王女士感慨。坐在立地房门口的石块上,王女士手里提着保温饭盒,因为忘带钥匙,她只能等着房东过来。

去年下半年,因为自己的一场小手术需要静养,也因为女儿正式步入高三,王女士成了一名阶段性的全职妈妈。

“女儿爱点外卖,这点我很反对,所以我要过来照顾她。我没文化,没法给她辅导,读书就靠她自己了。”每晚看女儿苦读到11点半,她觉得孩子很累,但她唯一能做的,就是偶尔进门看看,或者问问她夜宵喜欢吃点什么。

住在出租房里,没有人会在意房子装修是否豪华,能有一个带阳台的朝南房间,一张1.8米的大床,王女士就很开心了。

为了分担房租,她和另一个路桥的陪读妈妈,租在同一个楼层。没事时,她们窝在各自的房间里刷抖音、看直播,到了傍晚,她们才会出门散步,或者走进广场舞的人群里,一起舞动起来。夜色里,没有人会注意到,她们是一群陪读妈妈。

## 不同的付出

在陶王北苑,电线杆或者立地房门口,醒目的红色租房信息,总会吸引着人。在租房信息上,有些房东还会标明“仅一中学生”。

一层两个房间,独立卫生间,月租在1100元左右,这是陶王北苑的普遍价格,如果是套房,价格则更高一些。

陪读,对于一个家庭来说,除了支付必要的房租外,也意味着一个劳动力的流失。

没有收入时,王女士会心慌。陪读开始后,王女士学会了炒股。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30分到11点30分,是她最为专注的时候。盯着股市上下浮动的折线,王女士觉得自己也在努力争取。“没收入,也想挣点钱。”去年运气好的时候,她一天能赚到七八千元,但今年,她摇摇头说,不行。



在出租房实在无聊,王女士就会开车回黄岩,如果能给办模具厂的老公搭把手,她心里会舒服一些。

去年,椒江陶女士的儿子高中毕业了。儿子去杭州读大学后,陶女士的陪读生涯也结束了,“我觉得自己也毕业了”。

儿子去杭州的前两个月,陶女士经常失眠。夜里睡不着时,陶女士心里有些恍惚:儿子怎么就瞬间长大了呢?

从幼儿园到高中,陶女士一直陪在儿子身边,是个全职陪读妈妈。“儿子读小学时,我们买了百姓家园的房子。读初中时,我们在他学校旁边租了房子。读高中时,他的学校正好离家近,我每天步行去接他,就当散步。”

因为丈夫在上海工作,照顾孩子成了陶女士生活的重心。儿子上小学和初中时,陶女士是儿子班级家委会主任,一旦班级需要家委会支持,陶女士永远是那个最热情的。临放学前,陶女士喜欢早早等在校门口。在校门口,她能准确认出孩子班里同学的家长。

陪读生活中,陶女士仅有的失落感,是那个越来越模糊的“自我”。“毕竟我没有工作,没有社交,就会羡慕原先的同事,她们都越来越优秀了。”

但那些人也会反过来羡慕她,能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儿子。

丈夫在背后给了陶女士充分的支持。每次回上海工作时,他总会告诉儿子:“要听妈妈的话,妈妈才是家里的‘老大’。”

## 执着的陪伴

林晓同事的儿子,考上了清华研究生,大家都在追问育儿秘诀时,对方回答说,就是“陪伴”。

关于陪伴,林晓内心是赞同的。女儿上初中时,林晓每天从路桥驱车30分钟,送女儿椒江上课。

她常常会回忆起一个画面:冬天,6点10分她就要带女儿出门。在漆黑的路上,只有她一辆车前行着,沿着道路,天越开越亮。

“初三时,我们6点40分就得赶到学校。女儿都是在车上吃早餐的,你想想,在冬天,早餐的味道肯定也不好。”当初每天折返的辛苦,却成了林晓和女儿的共同记忆,如今回想,甚至有点甜。

成为陪读妈妈后,出租房成了林晓和女儿的情感连接点。在这里,她给女儿准备早餐,也会每天过问她的在校情况,“我和她之间没有秘密”。

儿子高三夜自习结束后,陶女士会在门口等着。从学校步行回家的20分钟路程,是她和儿子一天的聊天时间。

他们一起聊学习、聊压力,也聊开心的瞬间。“学习上我很少给他压力,健康是排在第一位的。”陶女士说。

采访中,记者发现,高考成功与否,不再是陪读妈妈衡量陪读意义的唯一标准。

“如果你陪读,是希望孩子考更好的成绩,有这样的想法,出发点就错了。”林晓说,不久前,她看了一篇关于智能机器人的报道,她一直惊叹,社会发展太快了。她无法想象,未来会在什么时候,大批就业岗位会被智能机器人取代。“我们不会给孩子学习压力,但希望她能养成自律的习惯。”林晓说。

因为没有发挥好,陶女士的儿子并未考上理想的大学,这成了一家人的遗憾。但在亲子关系上,陶女士是满足的。

陶女士生日时,远在杭州的儿子,在线下单买了一束花送给她。儿子回家时,外婆旁敲侧击问他:有没有想爸爸妈妈?儿子回答:想的。

一旁的陶女士当作不知情,心里却开了一朵花。

# 陪读,是减负还是增压?

台传媒记者单露娟

陪读,可能在很多学生的升学经历中,留下过重要的一页。许多家庭选择在孩子高中阶段,到学校附近租房,当“陪读家长”。

陪读给学生带来了什么?减轻孩子负担,还是造成了压力?近日,记者采访了数位有过陪读经历的市民,听听他们的看法。

## 改善

椒江人苏蕊是浙江工业大学的一名大二学生。高三时,她的母亲曾放下工作,全职陪读一年。

苏蕊表示,陪读现象在高中非常普遍,“高中的时候,我们班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家长都选择陪读,在我们学校附近的小区租房照顾孩子”。

苏蕊成绩不错,上高二时,全家人就商量让母亲陪读。当时,对于这个决定,苏蕊没有反对,“从某些层面说,母亲帮忙解决了衣食起居,确实让我自己轻松不少。住校时,每天夜自习下课还要自己洗衣服,去食堂吃饭也要排队,很不方便”。

更重要的一点,住在家里,苏蕊晚上有了更多的学习时间。“寝室里,大家的作息不一样,有时候我想继续学习一下,但是同寝室的室友要休息了,怕打扰她们,也就算了”。

梁嘉琪是临海市杜桥中学的一名高三学生。经过全家商量,这学期开学,母亲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陪读。

“我自己其实也是非常希望母亲过来的。”梁嘉琪表示,住在学校时,自己每天的生活都非常赶,“早上6点钟就得起床,食堂吃饭人多,队伍排得很长”。

母亲来后,她感觉轻松了许多。早上起床,热腾腾的早餐已经摆在餐桌上。不用挤食堂排队,她有了更多的时间去学习。

参加工作多年的徐晓丹回忆起当年也颇为感慨:“我们高中是当地比较好的一所学校,家长对孩子都抱有很高的期望。很多学生上高一,家长就过来陪读了。高三时,我记得我们班只剩5个学生在住校”。

徐晓丹在学校住宿过一个学期,因为不能适应许多人一起生活,母亲又在学校门口租了房子,让她搬出来住。

“刚开始的两年,我都是自己一个人住在学校外面的出租房,平时吃饭就在食堂。高三时,母亲说为了我吃得更加营养一些,就一起住过来了,帮我洗衣服做饭。”在徐晓丹看来,母亲过来后,自己的生活确实改善了不少,“平时在食堂,饭菜不一定合胃口,母亲来了,每顿饭都花心思给我做,让我很感动”。

## 压力

但是,苏蕊和母亲都没有想到,母亲来陪读后,她的成绩反而下降了。

“高三的时候,学校经常会举行模考。平时,我的成绩在班级上游,有段时间就掉到了中游。”

苏蕊分析,可能是因为自己压力过大造成的。

苏蕊的母亲原先在一家工厂上班,为了照顾她,便放弃了那份工作。此后,养家的重担压在父亲一个人身上。饭桌上,母亲总是一边给她夹菜,一边不自觉地唠叨:“为了你的学业,家里这回真是下了血本,你一定得考个好大学给爸妈争气”。

说着无心,听者有意。想到父母对自己的付出,苏蕊觉得身上背负了许多压力,“我就很担心自己没有考好,辜负了他们的期望。”每次一到考试,她的精神总是紧张,导致失去了很多不该失去的分数。

梁嘉琪也认为,母亲来陪读,虽然减轻了自己生活上的负担,也增加了无形的心理压力。

“我老是觉得如果自己不努力学习,就对不住妈妈的付出。”梁嘉琪表示,“有时候晚上夜自习下课,妈妈就会问我最近成绩怎么样,我就觉得让她失望了,因为成绩并没有提高很多”。

徐晓丹成绩一般,即使母亲过来陪读,也没有大幅度提升。有时候,看着母亲为了给自己做饭,赶上上班的路程远了不少,也会内疚。

母亲似乎也看出了这点,反而开导她,“只要努力就好了,妈妈陪伴你,不仅是为了你的成绩,你能健康顺利地跨过高考这个门槛就好”。

徐晓丹最终考上了省内一所普通的本科大学,没有惊喜发生。

在她看来,家长陪读并不能让孩子的成绩有质的提升,“只是改善了生活,功课方面其实影响不大”。

## 选择

临海人小姜今年30岁,曾经有过5年的陪读经历。

初中开始,母亲就选择放弃工作,到他就读的学校食堂上班、陪读。小姜上高中后,母亲又跟着从初中食堂辞职,到高中食堂上班,继续陪读。

那几年,小姜不是跟着母亲住学校的员工宿舍,就是跟着母亲一起挤在学校门口狭小的出租房,没有任何私人空间。

“说实话,我其实是不大愿意母亲过来陪读的。特别是全身心投入的,让人感觉压力很大。”在小姜看来,他自己完全可以兼顾好生活和学业,母亲也应该有自己的生活。

后来,小姜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,母亲十分自豪,觉得自己多年陪读的结果。但是他清楚,这其实来自于自己的努力,“家长陪读,只能帮孩子解决生活上的一些事情,想要提升成绩还是靠自己。孩子重视,即使家长不陪同也会好好学习。当时,我们班也有其他同学的母亲过来陪读,有些成绩变差了”。

要不要陪读?小姜认为,应该尊重孩子的意见,“如果孩子希望家长过来,那可以。孩子不需要的,家长也应该相信他们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”。

如果时间可以倒退,苏蕊也选择不让母亲陪读。“母亲在,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便利。但不得不说,精神上的压力让人更难以接受。高三那一整年,我都是在高压环境下度过的。”她希望其他陪读家长,在关注孩子生活的同时,也关心下孩子的心理,不要给他们过多压力。



## 深一度

# 妈妈一直在

林立

我们是一个特别容易被一声“妈妈”击中泪腺的国度,因为儒家文化对“父亲”形象千百年来,定型,让妈妈们成为家庭中更细腻、更亲近的存在。

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”,是每个中国人都熟悉也感同身受的关于妈妈的温暖诗句。而“陪读妈妈”,让我感受到的是《游子吟》后两句——“临行密密缝,意恐迟迟归”。看起来,她们每天在陪伴,孩

子们就在身边、眼前。然而陪读的终点,就是等着孩子们完成高考,离开身边。她们的针线不再是具体的活计,她们在织的是无形的衣服,在孩子晴雨不定时随时更换。孩子的喜怒哀乐、进步退步,她们都要及时捕捉、应对。

在学校附近租房,这些妈妈或全职陪读或半陪读。她们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法,尽可能让孩子读书不那么辛苦。看到有些妈妈“从小学陪到高中”,我本能地鼻子一酸、喉咙一紧。这是多么漫长的付出,

又是如此重复的压力。

非柔弱,不能刚强。为母则刚,还有什么比“陪读”这件事更能显出母亲的“刚”?她们的耐心不是无限的,但她们的就是能持续输出耐心。对孩子都是一样爱,但这种陪伴,爸爸们真的做不到。

陪读妈妈们,需要掌握资讯、经验,差不多都能开教育讲座。我觉得陪读妈妈们脑子里都有“雷达”,能探测到最模糊的资讯。她们又好像心理医生,可以把陪读时产生的不好情绪都转化成积极的信号。

环境越是卷,妈妈们越要舒展。她们甚至可以接受孩子就是平凡的孩子,只要努力过了就行。

并不是所有孩子都愿意接受妈妈的陪读,在这个过程中,也有孩子感受到了更多的压力。但哪怕再逆反的孩子,都特别明白,愿意陪读的妈妈,有着无可取代的亲密和温暖。

一位陪读妈妈提到,她忘不了每天清晨载着女儿在黑暗中开车,天越开越亮。这一幕让人如看电影,耳边是最好听的轻音乐。

我相信,她的孩子以后也会常常回忆起这条从黑夜到白天的上学之路。想到这条路,孩子会安心地告诉自己,妈妈一直在。

虽然驾驶座上一般都是爸爸,但家庭这辆战车,永远是妈妈在开。



学校附近的电线杆或者立地房门口,醒目的红色租房信息总会吸引着人。  
卢珍珍摄